

09335

212(59)
4468
6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現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六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六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0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 · 字数 58,000

1958 年 7 月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书在京、津、乌鲁木齐 3 地印造)
印数 1—30,000 定价 (6) 0.26 元
统一书号 3003·380

目 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	1
(1958年6月2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民日报”发表)	
美共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关于南斯拉夫綱領的意見	4
欲蓋彌彰	10
——評鐵托6月15日的演說	
捷共書記亨德里赫在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发言	19
(1958年6月20日)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鐵托的演說 喝采?	29
南斯拉夫党綱和我們的立場	32
——挪威共产党 副主席 尤斯特·利佩	
加·梅洛代表智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員会 向智共二十八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关 批判南共綱領的部分	39
关于南共綱領草案	42
(1958年5月9日奥地利共产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45
(1958年5月3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眞理报”編輯部的文章)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58
(1958年5月26日突尼斯共产党“先鋒报”的文章)	
現代資本主义的发展趨勢	65
阿根廷共产党执行委員会的声明	75
(1958年5月29日阿根廷共产党“我們的話報”發表)	
附录：鐵托在拉宾发表的演說	77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声明

(1958年6月2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民日报”发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會議在听取了和討論了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由約多同志率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結論：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觀察員代表团动身去南斯拉夫之前，从今年3月31日到4月3日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會議，已經討論了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典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所作的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和关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完全同意这两項文件的決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決議中，修正主义或右傾机会主义受到了拒絕和譴責。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觀察員代表团动身前两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才接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草案”。在这个綱領草案中显然載列了在原則上不能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贊同的原則、論点和立場，特別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和关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論点和立場，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有派遣作为觀察員的代表团去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觀察員代表团亲自看到了那些不正确的原則、論点和立場不仅被坚持下来，而且在代表大会中首先在南共领导人的发言中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全沒有理由改变它的立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可能同意同“社会主义國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以及“和平宣言”相违背的事物。而目前更加明显，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的制裁是非常正确和非常必要的。

在国际政治上，南共领导人集中攻击苏联，攻击一貫成为帝国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的社会主义堡垒，但是南共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不仅实际上不加以抨击，而且相反地吐露了感恩的詞句。

这样，南共领导人混淆了敌人和朋友，这是混淆视听的，是彻头彻尾地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南共领导人不是采取加强这个运动的态度，而是相反地采取削弱共产党的团结的态度。这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決議中所說的“共产党的团结是建立反帝統一战綫的絕對条件”是背道而馳的。

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态度还违背他們自己也贊成的全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這項宣言指出，世界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

帝国主义。南共领导人却認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苏联构成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

这是同一切存在过的事實相违背的，也是同目前存在着的事實相违背的，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黎巴嫩、緬甸和其他地方进行颠覆活动和侵略，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終维护那些捍卫自己的主权的国家，从而维护着世界和平。所有这一切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決議中所指出的：修正主义是“資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因此必須从原則上加以反对。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同意南共政策和立場的态度，完全不影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其他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內所执行的和平和友好政策的支持。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建立的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同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不是一回事。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滿意地看到，在对付現代修正主义或新修正主义的問題上，全世界共产党立場一致并且团结一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再一次指出，目前正是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詭計和粗暴的干涉十分猖獗的时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工人阶级的其他伟大导师所渴望的并且为之奋斗的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是絕對必要的和必須每日加以鍛煉的。

（譯文轉載自 1958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

美共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关于 南斯拉夫綱領的意見

在最近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的几个方面向美国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尤金·丹尼斯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同美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場相反的。

丹尼斯指出，自从他在两星期以前根据新聞電訊向全国执行委员会作出初步估計以来，現在在美国已經可以得到南斯拉夫綱領中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第三部分了。因此，他要在全国执行委员会 5 月 19 日的會議上作的报告主要談这一部分。他首先尖銳地批評南斯拉夫的綱領的主要論点。他的結論摘要包括下列几点：

一、丹尼斯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錯誤立場的致命弱点在于他們对国际局势所作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估計。南斯拉夫的綱領几乎完全掩飾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造成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的責任。它說，“两个敌对軍事政治集團”对軍备竞赛和战争的危险負有相等的責任。

此外，南斯拉夫的綱領認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外交政策要对造成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團負責。它还硬說，目前国际冲突和分裂的根源可以在德黑兰、雅尔塔和

波茨坦簽訂的大國協定中找到。事實當然是，由於蘇聯堅決執行社會主義的政策，這些協定提供了共同的基礎，使反軸心聯盟的統一行動在戰後時期繼續下去，以尋求穩定的和平。這些協定規定德國重新統一、非軍事化和消灭納粹主義，規定在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建立民主的和獨立自主的國家。

事實是，“冷戰”是在1946—47年由於美國和它的低級伙伴英國和法國一些違反這些關於和平、民主和民族自由的三大國協定而發生的。

丹尼斯進一步指出，南斯拉夫的綱領斷言，蘇聯在戰後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以“霸權政治”和爭取“勢力範圍”的鬥爭為基礎的。南斯拉夫人忽視了蘇聯堅決奉行和平政策的種種事實；這些事實表現在：蘇聯主動取消它過去在芬蘭和旅順口的軍事基地，裁減它的武裝部隊，單方面地停止核武器試驗，以及提出關於宣布核武器為非法、在中歐建立無原子武器地區和關於舉行最高級會議用和平談判的方法解決一切國際爭端的許多建議。

丹尼斯指出，不幸，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方面宣布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絕對相反的世界體系和陣營之間實行“中立”，他們錯誤地把這兩個陣營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應該同樣對“冷戰”負責。此外，南斯拉夫領導人說，他們將依靠美國控制的聯合國作為爭取實現世界和平的主要堡壘。

丹尼斯說，美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拒絕過去先由斯塔羅賓、後來又由克拉克和蓋茨提出的

这种对国际局势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

例如，在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主要政治决议中题为“争取和平共处和结束冷战”的那部分着重指出了下面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控制着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大公司就着手设法把它们的控制扩大到世界的其余地区。它们使我们的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总统的美苏友好和三大国为和平而团结一致的政策……垄断资本家以原子弹外交、军事联盟、战争基地和积极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作法代替了这些政策。他们在‘防御’空想的‘苏联威胁’的借口下在国内建立了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军备经济。

“……虽然帝国主义者能够对埃及发动侵略，但是和平力量——苏联、中国、人民民主国家、万隆国家以及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和平情绪——的力量却能够很快地制止这种侵略。虽然帝国主义者干涉了匈牙利的悲剧，但是他们不敢乘此机会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干涉。

“……虽然他们（帝国主义者）不敢在目前情况下发动任何大战，但是他们一直在设法改变世界力量的这种对比。他们用各种方法特别是用试图分裂社会主义世界或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二、丹尼斯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无论铁托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或者南斯拉夫纲领第三部分中都丝毫没有说南斯拉夫是属于今天在苏联、人民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铁托和他的纲

領都要求要有一种“較高的”忠誠，即忠于各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們“普遍进行的努力”。

他們含糊地提出这个論点，以便証明——据南共领导人說——在国际事务方面和在組織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和互助方面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是正当的。

丹尼斯指出，这里，人們也想起斯塔罗宾、盖茨和克拉克持有类似的見解，他們宣布他們忠于某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們对今天所存在的社会主义現實却并不采取积极的、明确的态度，他們輕視和贬低苏联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出現这一事实的划时代的意义。

三、丹尼斯在就各期的“紐約时报”从南斯拉夫綱領所摘引的其它部分（不是第三部分）发表評論时說，南斯拉夫綱領的另一个錯誤之点看来在于它片面強調某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因为它把影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民族条件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致否定了要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中得出的国际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否定了苏联在建設社会主义、保証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和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出現鋪平道路——因而使南斯拉夫象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能够得到取得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

此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否認苏联的历史作用，否認社会主义阵营（它决定性地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已經出現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他們妄自尊大地試圖輸出

“民族共产主义”，并且试图把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经验作为其它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代的”和“最好的”方法提出来！

四、从新闻报道和报纸上的大量摘录判断，丹尼斯进一步指出，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还得出另外一些同生活的最基本的现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结论。例如，据这项纲领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集权主义、官僚主义和社会冲突”。同时，这项纲领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在为资本主义“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纲领声称，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党没有必要，竟说这里的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并且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先锋队。丹尼斯说，这会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同样也使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意外。

丹尼斯着重指出，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代表大会拒绝了企图取消共产党的盖茨、克拉克和其他人所提出的类似的观点。因为代表大会宣布，美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共产党，作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指南的先锋党。

丹尼斯总括说，南斯拉夫纲领表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南斯拉夫纲领在性质上是修正主义的而且孤另另地同去年11月发表的十二个党的宣言和六

十四个党的和平宣言中包含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見直接矛盾，而且南斯拉夫的立場也是同美国共产党在它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主要立場截然不同的。

丹尼斯最后指出，虽然东西方国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目前政治上和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和从1948年到1955年之間存在的分歧本質上相同而且同样尖銳——但是現在辯論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方法同对待以前的不和及分歧的方法有显著的不同。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經对于南斯拉夫綱領中包含的錯誤的和有害的立場进行了尖銳的、但是兄弟般的批評，因为这正是它們的責任。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样做的同时，保持了、而且毫无疑问也将努力保持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正常的和友好的外交关系。南斯拉夫的領導从这里开始，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合作方面，或是在对待美国的不那么大公无私的“援助”方面和在巴尔干“火藥庫”問題上到底可能走什么道路——仍旧要等着看，但是，各种迹象都指明“前面有危险”。

(原载1958年6月15日美共“工人周刊”)

欲 盖 弥 彰

——評鐵托 6月15日的演說

“人民日報”評論員

鐵托在本月15日在拉賓发表了一篇演說。这篇演說除了对于各国共产党作了一番新的污蔑以外，对于它們針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严肃的批判，什么也沒有答复。他以完全的沉默来对待这些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南共究竟有什么理由背叛它所参加的和平宣言，在自己的綱領中对于国际形势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南共究竟出于什么必要在自己的綱領中和代表大会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化資本主义制度，攻击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攻击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协定，而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却加以辩护和称頌？当社会主义各国作出种种努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努力实际上一直进行到南共七大以前，例如匈南會談就是1958年3月举行的），为什么南共要这样迫不及待地以怨报德？

原因无疑是有的，但是很难說出口。因此，鐵托只好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設法找出一种解释：原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南共的綱領，并不是由于它的綱領是彻头彻尾地修正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而是由于某种

早就組織好的阴谋，由于他們拒絕參加十二國共产黨的會議和拒絕參加社會主義陣營，歸根結蒂，由於他們“反對把世界分裂成各種陣營”！這樣，關於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的一切原則爭論，好象就可以一筆勾消了。

這正是一切機會主義者的戰術的特點。

不過鐵托的這種轉移論點的辦法並不成功。原則的爭論仍然逃避不了，而且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南共拒絕參加十二國共产黨的會議，提出這個解釋來對於鐵托決不有利。鐵托憑什麼撕毀他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中已經達成的協議呢？鐵托對於赫魯曉夫同志在索非亞提出的這個質問，為什麼一個字也不提呢？鐵托把他們拒絕參加社會主義陣營作為各國共产党進行反修正主義鬥爭的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信口開河。不參加社會主義陣營，並不等於一定要大事宣傳修正主義，大事攻擊社會主義各國。但是無論如何，一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却硬要拒絕同社會主義國家站在一條戰線上，拒絕明明白白地站在反帝國主義這一邊，硬要對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等量齊觀，保持同等的距離和同樣的“合作”，這總是一個奇談。世界上究竟有什么借口能幫助他們自圓其說呢？

“我們反對把世界分裂成各種陣營。”

“在目前這種緊張的國際局勢中，同其他同樣不屬於任何集團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起奉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比參加這個陣營從而使已經緊張的世界局勢更為加劇要有益一些。”

“我們認為，必須同一切國家建立合作的關係，而不應該把我們自己局限於兩個陣營之中。這兩個陣營之間將會發生衝突，並且有朝一日可能會因為它們而爆發戰爭。”

多么典型的叛徒的声音！反对把世界分裂成为各种阵营……听起来多象一份脱离共产党而向敌人投降的自首分子“反对把社会分裂成各种阶级”的悔过书！世界上既然有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存在，就不会没有一定的阵营存在。就是争取独立的民族，例如在北非和近东，也在一定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那样的联合。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铁托或其他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诚然，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彼此一致。但是这决不是说，一切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不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在性质上根本相反，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式的团结，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所不可能有的，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貫地坚持解散一切军事集团，并且一貫地坚持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是为什么必须拆散自己的团结才能取消军事集团和实现共处呢？真理不正是相反吗？按照铁托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而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使世界局势更为紧张，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就能使世界局势更为和缓，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愈多的国家胜利，战争就愈不可避免，而为了彻底和

緩世界局势和避免战争，当然應該使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取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确乎沒有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希特勒德国也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呢？这难道是“由于斯大林执行頑固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以至希特勒“不可能靠外交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嗎？在1941年4月，南斯拉夫甚至連社会主义的牌子也沒有挂，不是也遭到希特勒的侵略嗎？鐵托完全不顧这些基本的事实，硬說要和平就得避开帝国主义所反对的联合。在这里，鐵托不但沒有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而且也沒有一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家的气味了。

鐵托宣传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就会造成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論点，换成通俗的语言，无非是：劳动者們、被压迫者們、革命者們、社会主义者們呀，你們万不可把世界分裂为阵营，万不可把自己“局限于”阵营呀。你們應該同一切政治力量（管它是什么力量！）去“建立合作的关系”，这样对你們大有好处呀。据南共綱領說，这就是南斯拉夫式的“积极共处政策”，它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种表現和一种需要，这种发展促进全世界事實上的联系，和各国經濟紧密的相互依賴。这种政策体现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經濟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觀需要。因此，积极共处政策为世界情况的統一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應該是世界經濟的統一。”这一切多么美妙！而如果你們不識时务，不解散你們的团结，局势就会紧张起来，而最最重要的是，有朝

一旦发生冲突(只要保存陣營，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呀!!)，你們就休想能够置身事外!

我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各种中立主义者的立場。許多和平中立国家不但沒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動，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結成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它們在維护和平、反抗侵略和发展本民族經濟的斗争中，完全可以信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鐵托分子跟一般的中立主义者不同，他們打着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國家的旗号，混在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間起着腐化、瓦解和顛复的作用，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坚决地揭露他們的真面目。有人說，何必把鐵托赶到帝国主义那一邊去呢？但是如現在的事实所表明的，鐵托之所以坚持修正主义的亲帝国主义的立場，并不是因为有人赶他。而且看来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放弃中立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不会干脆地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因为他“懂得怎样做”才能保持他的可以討价还价的地位。因此，担心他跑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的揭露，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正如因为害怕“刺激”帝国主义而不把和平力量團結起来，不去揭露战争贩子的阴谋，对于和平事业是没有好处的一样。

讓我們再回到和平問題上来吧。我們从来認為，和平是必須坚决保卫而且是可以保卫的，但是只有在一切和平力量團結起来同战争准备者的阴谋作頑强斗争的条件下，这个目的才能达到。在这里，問題不仅是要坚决地反对战争，而且要指明人民确有力量战胜战争的威胁，要

号召人民准备在战争狂人硬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就用联合的力量彻底消灭一切侵略者，彻底消灭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沒有这种决心就不能制止战争，万一侵略者竟敢发动战争就将使人民处于惊慌失措的境地。而铁托和铁托分子指給各国人民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他們用战争危险恐吓人們各人自扫门前雪，号召瓦解一切社会主义力量、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和一切反战争力量的联合，号召人們同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建立合作，借以实现“世界的統一”，和……建立“社会主义”！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不难看出，铁托分子的这种立場，不但不可能保卫世界和平，不可能援助朝鮮、越南的反侵略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援助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的反侵略斗争。

铁托为了进一步顛倒是非，竟把自己的投降政策同苏联的和平政策硬扯在一起，甚至把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同美国在1921年对苏联飢荒的救济加以比拟。在1921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政府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向美國的以胡佛为首的带着明显政治目的的救济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讓美国的救济活动脱离苏联政府的监督。列宁当时曾經这样描写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飢荒反苏的穷凶极恶：“我不知道恶魔是否比现代帝国主义可怕。”正是由于苏联用革命无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不幻想依赖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帝国主义始終把苏联看作眼中釘，千方百計地反对和破坏苏联，并且死硬地拒絕苏联关于緩和国际形势的

各項建議。但是鐵托之流却是怎样对待美国的援助呢？鐵托公开地謳歌美国的小麦和金元，并且以他們“懂得”无限期地依賴美国的援助来“維护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而自傲。而美帝国主义者呢，也同样以他們“懂得”通过援助南斯拉夫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自傲。鐵托說：“美国人給我們援助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問題沒有这样简单呀。艾森豪威尔本月18日說得清清楚楚：他將“給予那些对削弱苏联集团的團結有貢獻的苏联集团国家以任何种类的援助”。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达到了目的呢？我們可以看到，无论在1956年的匈牙利納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中，在南共七次大会和它所通过的綱領中，或者在最近匈牙利判決納吉反革命集团案件以后南斯拉夫的所謂抗議中，鐵托分子都充当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苏反共的急先锋。但是鐵托仍然硬說，他并没有反对过苏联，支持过帝国主义，而且它的政策也就是苏联的政策。用鐵托自己的話說，“这种作法簡直是无耻到极点了！”

鐵托在他的演說中疯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只能使我們感覺光荣。中国的古詩人屈原說得好：“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修正主义者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贊賞才是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显然打到了他們的痛处，他們无法利用中南两国关系的历史煽起人民的民族主义仇恨，因而不得不造出一些特別荒謬——因此也特別低劣——的謊言

来作战。铁托说我們批評他們是因为我們對他們的“愛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感到不安”，是因為我們反対緩和世界緊張局勢，因而“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一个問題：如果同战争販子靠攏的是我們而不是铁托，为什么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販子杜勒斯之流对于铁托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一点也沒有“感到不安”，而且还要大給其賞錢呢？铁托又說，我們反対修正主义是因为我們內部有困难，是因为需要某种貸款。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跪倒在泥塘里的侏儒拚命向立在高山上的人吐唾沫，怎样吐也只能落到自己的脸上。铁托的这几句话，恰好替铁托分子的面貌作了一幅絕妙的素描。

铁托的煞費苦心的演說，就是用这样的一批駁不勝駁的謊言組成的。铁托說我們沒有发表他們的“任何材料”，也許是这些謊言中最笨拙的一个。我們并不認為社会主义的報紙一定要发表修正主义者的長篇大論，但是事實毕竟是事實。在1956年，我們全文发表了铁托的臭名昭著的普拉演說和卡德尔的議會演說，不久以前出版了南共綱領的两次草案全文，現在又发表了他的拉宾演說全文；而南斯拉夫報紙对于我們的文章却从来很少全文发表过。但是铁托仍然可以大言不慚：“显然在道义方面我們比他們优越得多”！

铁托吹噓南斯拉夫人民同他是“一致”的，并且多方造謠挑拨南斯拉夫人民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誼。但是铁托不能解释，为什么早已在“消亡”中的南斯拉夫国

家强力机关，最近忽然大肆逮捕眞誠的共产主义者。当然，在帝国主义还可以养活一批国内外的工人貴族的时候，这些工人貴族总还可以在相当的范围内活动，总还会有人对他们保持希望。但是，西方的斜阳正在下墜，面向着西方的铁托分子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前途，难道是光明的嗎？

（原載1958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捷共書記亨德里赫 在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58年6月20日)

同志們！

最近时期的事态发展又一次証实，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問題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团结的問題。在最近几年的事件中，共产主义运动已經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今天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巩固。国际反动派了解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他們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集中力量来削弱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并且动员他們在各个国家內的代理人，但是他們的一切投机和希望都落空了。

正相反，如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談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党已經更紧密地团结了它們的队伍，在这些会談后发表的文件对敌人的一切进攻給予了毁灭性的回答。莫斯科会談和它的結果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以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沒有这样多的部队拟訂共同的綱領，这种綱領牢固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上，总结了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取得的經

驗，發展了我們的革命理論，并且指示了走向國際共产主義運動的新的勝利的道路。世界各地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黨都接受了莫斯科會議的結果，并且贊同在社会主义國家共产党和工人黨會議上擬訂的宣言。

唯一离开所有其他的党而独处的一个党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不但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各党的會議，而且还通过随后一个时期的行动实际上勾銷了它在和平宣言上的签字。針對着莫斯科會議的文件，它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的形式煞費苦心地提出了自己的綱領，而根据馬克思列寧主義来衡量，这种綱領只能認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我想这里沒有必要詳細分析那个綱領中的各个不正确的論点。我們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報紙已經揭露了它的修正主义的內容。我們在将来还要繼續加以揭露，因为我們認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击败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和加强国际革命运动的团结所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运动以昂贵的代价换得的經驗告訴我們，保卫馬克思主主义的純洁的斗争一时一刻都不能削弱，这种斗争过去是而现在仍旧是培养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坚定意志和活动能力的基本学校。

同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列宁在他的时代所领导的布尔什維克击败伯恩斯坦主义和第二国际中的其他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的重要性。但是今天，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已不再是面对着修正主义瘟疫泛

濫的少數派了，而是由千百萬人組成的一支反對一小撮現代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鼓吹者的大軍（鼓掌）。不仅如此！蘇聯和我們陣營中的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就从根本上駁斥了現代修正主義。這種實踐最生動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的生命力和強大力量。

伯恩斯坦主義者和第二國際的其他機會主義者能夠比較容易地，特別是在某些國家內，通過關於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種種理論在工人階級運動的隊伍中散布混亂，從而削弱工人政黨的革命戰鬥力。但是今天面對著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在建設新社會中取得的久經考驗的、真正的革命經驗；這些經驗的總結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生命力，豐富了我們的學說，而且給全世界其他千百萬人民的活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鼓掌）

為什麼我們決定在任何可能出現修正主義意見的地方用列寧主義的嚴格的和不調和的精神來粉碎它們呢？正象對於修正主義的階級本質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這是資產階級用來擾亂和分裂工人階級運動，散布投降和動搖情緒的一個思想武器。修正主義者特別陰險地在革命運動同資產階級發生尖銳衝突的時候出場，匈牙利事件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人們提請南斯拉夫領袖們注意帝國主義者對他們的活動怎樣說時，他們是不願意聽的。但是，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演說中和報紙上從來沒有稱贊過蘇聯、人民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對我們的

宣传是充满仇恨和愤怒的。我們也不想从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那里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在这方面，最近赫魯曉夫同志正确地追述了倍倍尔說过的一句話：“如果敌人夸奖你的话，那大概是你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例如，一家銷路很广的美国報紙“星期六晚邮报”刊載的一篇文章就可以清楚說明这个真象。这篇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对南斯拉夫的賭注是否上算？”

这篇文章說，美国垄断資本家已經給了鐵托十五亿美元，他們已經得到了优厚的报答。这家報紙据实列举如下：“他封闭了南希边境，从而加速了希腊共产党人的失敗；……他同意解决的里雅斯特問題……他和希、土簽訂了巴尔干條約（这两个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国），从而使陷于孤立的他的国家和西方防御体系之間建立了联系”。

这家報紙又写道，也是在1955年局势改变以后，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們不止一次地履行了他們的“义务”。“南斯拉夫的90%的土地現在屬於个体农民；私营企业趾高气揚地抬起头来了……”，此外，“可能如果沒有貝爾格萊德的榜样，本来不会发生布达佩斯事件……鐵托是在有意識地輸出鐵托主义，目的是想把堅如磐石的苏联集團變成一种松弛結合的国家集團。”

这篇文章認為南斯拉夫—美國的关系是“利害的結合”。然而，它認為：“鐵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时期內与我們的利益（就是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是在一种共同的秘密事业中的伙伴，这种事业就是要迫

使克里姆林宮在東歐面前撞破腦袋。”

从这篇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帝国主义者指望的是什么。

南斯拉夫领导人用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他们在兄弟党提出批评以后的行动使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电台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文章和评论，而某些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表示，美国报纸过早夸奖了南斯拉夫，这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不久以前，传来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为招待南斯拉夫驻美国大使而举行的宴会上“热烈赞扬铁托元帅”。墨菲说：“我们完全支持铁托元帅正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他又说，他的这种说法确切地表达了杜勒斯的观点。

他们对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批评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他们不是对他们的纲领的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却装出一副被侮辱的姿态，避免根据实事求是的论点作出答复，而另一方面，却对希望通过批评来帮助他们的兄弟党进行了胡乱的攻击。

他们在使用他们的老手法。他们在寻找批评的观点和语气中的差异，设法说得好象兄弟党在谴责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没有一致的态度。

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示它完全同意诺沃提尼同志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并且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原则性的批评（鼓掌）。我们也完全同意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上

提出的批評以及其他党对我們的代表大会的致詞中所提出的觀點(鼓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領袖們不应当力图在我們的觀點中寻找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差异；而是应当迅速改变他們对于那些就他們的不正确觀點提出的原则性的批評的态度。

但是，显然他們不肯这样做。鐵托最近在伊斯特里亞发表的演說也証明了这一点，这篇演說中充滿了对各个共产党的最粗暴的攻击。鐵托对中国同志的侮辱明显地表明他今天已墮落到多么下流的地步。他說中国同志是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同最反动的战争煽动者处于同样的地位；又說他們認為新战争可以解决他們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内部困难；又說什么他們認為，即使人类死掉二分之一，中国人也会剩下三亿。

在鐵托的这篇臭名昭彰的演說里，有着全套从帝国主义宣传武庫里搬出来的类似的侮辱。这篇演說同反动帝国主义集团的代表們的一些最粗暴的演說比較起来并无逊色。这样的演說只会更加清楚地暴露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修正主义的領導集團的面目。他們的行动証明，他們已經背弃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并且也背弃了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鐵托在伊斯特里亞的演說只能被当作是間接地要求美元援助。鐵托在上述演說中談到美元援助的时候說，它使南斯拉夫能够比較容易地克服它建設中的困难。

这就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已經形成了十多年的修正主义綱領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对于我们对他们的纲领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批评——他们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甚至还要求过各个兄弟党提出批评——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他们逐渐完全停止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谈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走上了混淆概念、污蔑和侮辱的道路。他们对所谓“情报局方法”大叫大嚷，企图撒一把沙土来迷住各个兄弟党的眼睛。当然他们是无法颠倒问题是非的。情报局1948年的决议——我们的党一直是基本上同意这个决议的——正确地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注意它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并且想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摆脱那种危险。我们这方面后来的一些不正确的東西我們都已經糾正過來了。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向南斯拉夫伸出了友谊的手，并且尽了一切力量来增进友好关系。

同时一贯强调指出，这样做只是改正错误和不正确的做法，不是同意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各党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

我们的党也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且很耐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保持警惕，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不见利用我们的好意把修正主义观点私运到我们国家的企图。

我们认为，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指南的我们党的立场，乃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明，也是拥护我们党的最好的证

明。

因此，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匈牙利反革命进攻期间不仅从背后攻击匈牙利争取人民民主的战士们而且攻击一切战斗的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让我们来提醒一下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吧！铁托在那样严重的关头站出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污蔑共产主义运动，指责苏联给予匈牙利人民的帮助，同时并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向受反革命蹂躏的匈牙利贩卖所谓南斯拉夫的榜样。几天以前，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对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期间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们作出了有力的结论。随着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犯们作出了公正的判决，造成反对工农政权的反革命事件的修正主义者的可耻背叛的历史就此结束。（鼓掌）

南斯拉夫领袖们和报纸所采取的背叛态度和南斯拉夫的某些外交人员今天进行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南斯拉夫领袖们有意地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隔离开来，把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国家隔离开来。正直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不能赞同这些行动的；这些行动直接违反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南斯拉夫人民曾经在走向更美好的将来的道路上做出了许多牺牲。有官方的消息说，有人已经越过南斯拉夫边境逃往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当局进行广泛的逮捕等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致和行动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

础。(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系統地和故意地破坏这种一致，也不会不在国家和經濟关系方面产生相应的反应。

在过去，南斯拉夫的領袖們花了很多精力，使南斯拉夫不算作社会主义陣營的一員。他們喜欢“脚踏两条船”，他們常常傲慢地說，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中，他們看不出有任何新的东西。他們間接地說，参加社会主义陣營就是屈从苏联，他們指責苏联实行霸权。令人惊奇的是，在今天，他們却仍善地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是有好处的，他們要求給予单方面的經濟支持和无私的援助。他們談到了我們同印度、印度尼西亚或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但是，他們不能够忽視，同那些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国家的关系，跟那些执行攻击我們的政策，并且实际上为帝国主义謀方便的国家之間的关系是不同的。(鼓掌)

同志們！列寧主義战胜了伯恩斯坦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这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头一仗，这也是現在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上取得越来越大的优势的头一仗。战胜现代修正主义者将意味着对世界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打击，也将意味着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取得更肯定的进展。(鼓掌)

我們党的政策的力量过去在于、現在仍然在于：我們是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說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規律为指导的，我們把我們国家的利益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結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而产生了我

們党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阶段的坚决立場，毫无疑问，我們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将一致贊同这种立場。（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們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取得我們的胜利的。我們忠于国际主义的理想，我們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和在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下，也将完成我們国家內的社会主义建設。（暴风雨般的掌声，全場代表起立，欢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万岁！”）

（原載 1958年6月21日捷共“紅色权利报”）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铁托的演说喝采？

“人民日报”評論員

铁托在拉宾的演说，以其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以其再次奴颜婢膝地奉承美帝国主义，博得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喝采。铁托的演说成了帝国主义报刊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时髦的工具。这些报刊在报道时争相引述铁托污蔑中国“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的一段话。

在铁托这篇充满叛徒之音的演说发表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于6月18日表示：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离心力量，要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拉拢，同时美国国务院立即对铁托进行表扬。据美新处华盛顿消息，自从1944年便与铁托结识的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6月19日为南斯拉夫驻美大使马特斯举行的饯别会上赞扬铁托说：“他保卫南斯拉夫独立，不让人干涉它的内政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理想同我们美国人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阵营这样为铁托的演说喝采？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这样赞扬铁托？中国人民从长期革命斗争中领会到了一条规律：凡是反动派所憎恨的，就是革命派所喜爱的；凡是革命派所喜爱的，就是反动派所憎恨的。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看作眼中钉，这证明中国人民坚

決反对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贊揚鐵托，这証明鐵托合乎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基于这个認識，我們不放弃从帝国主义及其宣传机构的喜恶中觀察对革命事业有害还是有利的事物。正是由于我們掌握这条規律，无情地揭穿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家底”，因此，鐵托和他的伙伴恨透了我們。但是沒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揭发和斗争。鐵托集团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只能說明这种斗争更加必要！这里我們还要进行一次揭发。

美国国务院認為鐵托的理想和他們是“完全一致”的，这恰好証明：鐵托在拉宾的演說，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和美帝国主义“完全一致”，这正是鐵托发表演說所追求的褒状。鐵托集团是企望在这个褒状之后能够得到一大笔美援作奖金的；是希图通过这篇演說，取得帝国主义阵营的更大“諒解”和加强同帝国主义阵营的勾結的。

美南双方利用馬特斯离任的机会，展开了頻繁的接触。馬特斯在 6 月 16 日至 18 日，分別拜訪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副国务卿赫脫、助理国务卿埃尔布里克、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和狄龙。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团人員在 6 月 18 日拜訪了美国国防部，要求“加速供應在美国購買的軍事装备”。据紐約时报記者 6 月 19 日报道：赫脫已把馬特斯所提的今后援助的要求，写在备忘录中：“对于要美国不仅保証購買这些零件（指噴气机等零件）的計劃，而且还要保証扩大購買零件計劃，美国官員是同情的”。美国“新

聞周刊”透露，南斯拉夫官方人士正在非正式試探美國邀請鐵托訪美的可能性。這個刊物並傳：美國已經決定在美援上給南斯拉夫以“政治優先權”，已決定給南斯拉夫第一批貸款；此外還要給予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特別援助，八千万至九千万美元的剩余農產品；美國正在討論直接賣武器給鐵托。

鐵托集團和帝國主義陣營其他成員的相互拉攏，在6月間也特別頻繁。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伏克曼諾維奇10日到波恩活動，阿登納19日表示，西德有可能同南斯拉夫就恢復邦交問題“開始雙邊會談”。以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委員科馬爾為首的南經濟、農業代表團12日訪英，同英国外交部高級官員進行了接觸；英駐南大使從17日起赴聯邦各共和國“拜會”。意大利外交部發言人10日聲明願意全面擴大與南斯拉夫的合作；南斯拉夫“政治報”第二日立即表示“意南合作不應僅限於經濟方面”。南斯拉夫新任駐希臘的大使本月初發表談話，表示要擴大南、希政治關係，加強同盟，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10日訪希；希臘國王、首相和外相從10日起相繼談到要使南希關係更加密切，希空軍代表團16日訪南。

再說一句：鐵托在拉賓的演說，是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的。只有適合帝國主義的需要的人，才會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因此，鐵托集團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的勾結雖然日益露骨和頻繁，但他們作賊心虛，至今不敢讓南斯拉夫人民知道這些消息。

（原載1958年6月29日“人民日報”）

南斯拉夫党綱和我們的立場

挪威共产党副主席 尤斯特·利佩

挪威报纸对南共党代表大会所作的那种猛烈的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是想片面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进行的与南共代表大会有关的討論只涉及当前的实际問題，首先是涉及下列这些問題，如和平斗争、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关系，北大西洋公約和华沙條約等問題。

这些問題在討論中是占了一定的分量，但意見的冲突不仅仅在这些問題上。从根本上說，是在一些社会主义运动最根本的原則和理論問題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上一次举行的代表大会距今已有好多年了。在这些年里，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关系經過了一个变化多端的发展。7年是在无情的敌对之中，然后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創議下有了一个重大的轉变，在3—4年的时间里关系逐渐正常化和改善。

在这些年代里，南斯拉夫有他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作为本国特征的民族和社会传统的特点。但这条道路还受到南斯拉夫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那

种冲突情况的极大影响。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后面的那个情况是現在进行討論的背景。因为看来似乎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这个冲突的時間里，在从事純理論性的和原則性的工作中得出了一些使他們远离共产主义运动的結論。

現在討論的对象首先是南斯拉夫代表大会提出的并作了部分修改而通过的那个党綱草案。綱領的誕生就有点特殊。所有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集会在莫斯科庆祝苏联建国四十周年紀念之际，制定了一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也有代表在莫斯科。但代表們沒有在那份宣言上签字。

莫斯科宣言是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基本的理論和原則問題以及对当前的主要实际問題的基本觀点的总结。

南斯拉夫代表称，他們之所以不在宣言上签字，主要是由于形式上的理由。

但这种解释显然連南斯拉夫党的领导本身都不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現在引起討論的南共綱領草案好象是在莫斯科宣言发表以后才草拟出来，作为南斯拉夫对理論問題和当前实际問題的基本觀点而与莫斯科宣言相对抗。

南共中央委員会很晚才把綱領草案发出。草案直到3月即代表大会前一个月才提出。在这样短短的時間內討論这样重要的事件是工人运动中非常少有的。綱領草案还显然表明起草人非常仓促。

如果說這個綱領草案的提出方式頗為引人注意的話，那麼必須說它的內容更加引人注意。考慮到這個文件系表达一個自稱領導（事實上也在領導）着一千多萬人口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黨的基本觀點，我們必須說，社會主義者對這綱領感到十分難解。

現在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即使南斯拉夫綱領是十分新奇並十分出人意料，但綱領中的很多思想和觀點並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挪威，我們對南斯拉夫前幾年的政治觀點比其他國家知道得多一些，因為過去6、7年里南斯拉夫人民陣線和挪威工黨之間一直進行着政治合作。

挪威工黨建立這個政治聯繫是與社會黨國際商量過的，它有非常明顯的政治目的。目的是在衝突的年代里，利用南斯拉夫的孤立地位，使它的外交政策轉向西方，並使它與資本主義世界接上關係。在近兩年里，兩者的友誼大大冷淡了，這種友誼今后將如何發展，現在很難說。

但在兩國關係比較活躍的時候，南斯拉夫的黨政代表多次在挪威提出自己對原則和理論問題的看法。

這裡出版的南斯拉夫著名的黨領導人卡德爾副主席的“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民主”一書是最具有總結性意義的，這本書是基於1954年秋卡德爾在奧斯陸工人協會所作報告之上的。

作者在書中論述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家的作用問題。在卡德爾對他認為是斯大林對國家及其作用的看法作了一系列的攻擊之後，他下了一系列一般性的

結論，論証在象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經過一次暴力的革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的这种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机器所代表的那些危险。

他接着写道：“西欧的社会主义走另一条道路。它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即它借助于正統的資产阶级民主早已建立的制度，通过平静的发展逐渐地加强工人阶级并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何种程度上这一方面的这种或那种具体政策才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当然可以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加以討論，但总的說来，借助于正統的資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机器往社会主义方向逐渐发展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一系列国家內这不仅可能，而且正要成为現實了。”

卡德尔在談到“民主的社会主义”（姑且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詞）的这种发展时作了两点保留。这种发展只有在生活水平很高而又有古老的資产阶级民主传统的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才有可能。此外还可以設想的是甚至在这样的国家也可能行不通，矛盾会很尖銳，而用“和平和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成为不可能。

卡德尔繼称：“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一系列国家里发生，因而在某些条件下，他們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已清楚地証实了。今天否認这个事实就如同繼續討論通过正統的資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是否可能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的不对和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发展已經成为很多国家的一个历史事实了。”

卡德尔这次的講話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要知道，这

是南斯拉夫主要政治领导人之一的一个声明。

一年之后当苏南政治家之間的一次会談中討論到卡德爾的講話时，据称，铁托总统曾声明卡德爾的講話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見解。

这样一来，卡德爾講話的重要性就大大減低了。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則綱領，情況改变了。

綱領不但提出了上面所引的关于在“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之下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說法，而且把它发展成一整套关于两条根本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論，即革命的和进化的道路，再基于这一点又引伸出一些基本观点，說国家在現代发展的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不同于馬克思闡述的那样，并說国家在資本主义中起一个独立的作用，越来越不依靠私人資本，还說在現代資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因素日益增长，从而使逐步的进化的发展成为可能。

如果我們把南斯拉夫綱領中的这些論点同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經濟学家和理論家的觀点，尤其是挪威工党的觀点相比，我們將发现很多异常相同之处。

就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报”发表了一份工党內部著名經濟学家所举行的圓桌會議的報告。

报告的发表是“对赫魯曉夫的一个回答”，并且是工党对苏共代表大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今后資本主义的发展的分析的一个論战。

工党圆桌会议是在1955年3月挪威经济正处在最有利的市场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由某些暂时的上升趋向所替代的时候举行的。

参加圆桌会议的5名工党的专家声称，无法形容苏共代表大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分析是多么教条和错误。

今天，这些专家是不会特别愿意别人向他们提出他们在那时所作的喜悦和乐观的声明的。

但是我们对圆桌会议感到兴趣的首先并不是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工党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关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及其基本的发展的讲话。

讲得最激昂的是拟订著名的长期计划的工党专家尤尔。

有人问尤尔：今天我们说挪威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不对？

他答道：“不对，我们的社会自十九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起，特别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并以一种飞快的速度继续发展着。我们可以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之中。一个新的社会正要建成，它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

有人在圆桌会议上问尤尔：那么整个西方的发展将如何，他答道：“把整个西方世界称为资本主义也是一种陈旧的形式主义思想的结果。事实上，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以或快或慢的速度有着同样的发展。例如，看一看

美国！自从两次世界大战間的年代发生了一次大萧条之后，它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罗斯福和杜魯門的 20 年执政时期意味了一个制度的改变，整个經濟和社会思想都变了，职工运动坚强地成长起来。美国广大的政治界實質上贊成同我們相同的政策，虽然政治的詞彙不同。”

工党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計劃”专家的講話受到了我国政府方面和工党的领导方面的普遍支持。但这与我們上述的南斯拉夫的声明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卡德尔和南共綱領的觀点不过是比較一般化一些，比較隱晦一些，比較保留一些罢了。

我認為这正是使南斯拉夫人的觀点不同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觀点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对资本主义的估价，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規律的估价以及因此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阶级斗争和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質等所采取的态度，这一切一向是而且仍然是区别馬克思主义者和非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問題。

南斯拉夫党綱的觀点表明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問題上执行了一条不是发展和充实馬克思主义理論，而是修正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路線。

南斯拉夫人自己将其綱領称之为一个分析的嘗試。我們希望通过討論和交換意見能搞清这个嘗試里哪些是站得住脚的，哪些是由于被战后资本主义景气所蒙蔽而引起的錯誤。

（譯自 1958 年 5 月 24 日挪威共产党“自由报”）

加·梅洛代表智利共产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向智共二十八中全会所作的 报告中有关批判南共綱領的部分

我們在二十六中全会上坚决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参加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代表签字的宣言。这两个文件加强了爭取和平的斗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的統一。第一个文件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具有特別重大价值，因为它明确而坚定地強調馬列主义关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基本的原则，从而駁斥并粉碎了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在某些共产党內出現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思想。这个文件对于那些梦想使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涣散、梦想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分裂的社会主义敌人，过去和現在都是一个打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除南斯拉夫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外，都紧密地團結在这个文件所指出的原则的周围。

南斯拉夫同志刚开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智利社会党总書記薩洛蒙·科尔巴兰同志曾受特別邀請出席这次大会。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綱領，这个綱領对馬列主义說来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义务对这种在思想形态方面偷运

私貨的行徑加以譴責。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創造一套反列寧主義的國家論。大家知道，列寧指出過，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罷了。但是南斯拉夫同志在談到資產階級國家時，却在自己的綱領中認為“國家和國家機器在承擔起重大經濟職能的同時，獲得其獨立的經濟基礎，而國家機器的新的社會作用又在這個基礎上增長着。”他們又說：“國家機器為獲得其獨立職能，把自己置於社會之上，同時表現出某些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階級作用的傾向。”

他們在這樣美化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時，竟說什麼在蘇聯及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裏，國家已經或正在變為與社會相對立的工具。在另一方面，南斯拉夫同志又貶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這就只會導致到——正如在他們那裡已經導致到的——嚴重的錯誤及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落後，導致到無產階級思想的削弱及資產階級思想在許多方面的興隆。南斯拉夫同志所犯的錯誤，大概可從這一事實得到說明吧。

尤有甚者是（我暫不去談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許多修正主義的表述）他們對國際形勢，對蘇聯在爭取社會主義、爭取各國人民的獨立及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抱着錯誤的認識，是他們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實質及其和平政策的看法，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重要性和性質的看法。具體說來，在所有這些方面，南斯拉夫同志雖然也作了某些口頭上的保留，但實際上他們還

是把社会主义阵营說成是在政策上与資本主义阵营类似的东西。南斯拉夫同志說什么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團”，把这两个集团放在同等地位，否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及民主的性質，并鼓吹第三种立場的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牽涉到南斯拉夫同志的問題，也不只是牽涉到标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已經对他們的綱領发表了自己意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間的深刻思想分歧的問題。不，这些是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問題，是与一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有关的問題。在許多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在我們国家里，工人阶级正在为夺取政权而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及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理論的倾向，就成为一种国际危险。此外，在所有国家，包括在我們国家，基本的和有决定性的东西，就是要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中完全弄清国际問題，以便避免紛乱和背叛行为，并使敌人不可能在明天把私貨偷偷运到这个运动中来。智利曾有法西斯分子和資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們不只一次提出“既不要美国也不要苏联”的錯誤口号，这个口号与南斯拉夫同志的极錯誤觀点，正相吻合。

我們了解了这些思想上的私貨的严重性时，就有义务发出警报，号召所有党员和领导人进一步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在群众中传布这种科学，創造条件来使修正主义主张不可能在智利出現。

（节譯自 1958 年 6 月 3 日智共“世紀報”）

关于南共綱領草案

(1958年5月9日奥地利共产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奥地利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为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直接同奥地利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奥地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綱領的原則相矛盾。如果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去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客人，但却又不得不对这一綱領草案表示否定的态度，那么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就会处于一种不愉快的境地。大家知道，其他各国共产党出于这种考慮也沒有派代表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

現在我們已經收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起草委員會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修改稿，我們想对綱領草案提出些意見。这些修改使得綱領草案的某些地方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它們絲毫沒有改变綱領的實質。我們不得不簡要地來表示我們的态度。綱領草案长达二百五十頁，我們不仅不可能討論綱領草案中提出的全部問題，即使那些我們所不同意的各点也很难一一論述到。这里，我們指的是綱領草案的国际部份，并非指南斯拉夫的國內部份。

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說，綱領草案中关于資本主义国家国有化企业，即所謂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因

素”，关于似乎可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国家作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苏联政策、以及共产党的作用等方面所持的观点同奥地利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我們党为了反对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严重影响而进行艰巨的斗争。我們党在痛苦和牺牲很大的斗争中逐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并把它們运用到奥地利来。非常遺憾，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对我們的工人阶级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极其重大的問題所作的判断否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事实，現在就要来談談这些判断。我們感到很遺憾，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对其他共产党的工作和斗争的看法和这些党的实际工作及信念恰恰相反。这是同南斯拉夫同志們自己所奢求的东西发生矛盾的。

綱領草案說共产党和社会党是工人运动的两个部分，它們各有长短。每个共产主义者都自然了解，只有建筑在科学社会主义，即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但是綱領草案在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一章里并没有談到这个原理。綱領草案說：認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壟斷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認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們才能体现出来的观念，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并没有說出，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究竟还有哪些种。直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論上，或者是在实践中，我們都还没有听说过其他形式。奥地利社会党現在把它仅有的最后

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放棄了，也許南斯拉夫的同志們認為，這樣的黨可以為工人階級爭取到社會主義？

奧地利共產黨完全了解，沒有工人群众、公職人員（這些人目前還跟着奧地利社會黨的領導機構跑）的積極支持，就不可能在奧地利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我們不向他們說明，奧地利社會黨的領導機構是在奉行着鞏固資本主義的政策，不向他們說明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指出社會主義道路，那末我們就永遠不能把他們領向正確的道路。

由於近几年的事態發展，南斯拉夫的確處於南斯拉夫同志所稱之為“集團之間”的這種狀態。南斯拉夫同志在綱領草案中企圖從理論上來論証這種情況，並把它解釋成唯一正確和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是不是想說明，在1948年或在這以後即使對他們沒有犯錯誤，他們也要開始執行這一方針呢？南斯拉夫同志反對我們說有社會主義陣營存在。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能有嚴格的界線。

他們看不到各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同樣也否認國際階級鬥爭，他們不去着重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界線，反而遮蓋這種界線。

南共綱領國際部分是不正確的，是孤立於其他共產黨的一個征兆。由於這個綱領草案，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所有其他共產黨處於矛盾狀態，在這種孤立狀態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能否完成他們所提出的任務呢？我們認為，是不能完成的，我們希望通過真誠地、原則性地討論來克服這種矛盾。

馬克思主又还是修正主义？

(1958年5月3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
“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空前团结，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在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和合作不断发展。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巩固兄弟关系的基础。

面对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加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作为工人阶级科学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对作为这个理论的传播者和体现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加紧进行进攻。国际反动派企图通过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口号和利用种种修正主义理论来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分裂共产党和工人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动摇和歪曲的斗争，反对作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讨论南共纲领草案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给南共自己打下了深刻的修正主义的烙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拒绝派代表团

出席南共代表大会，以及它們对南共綱領草案的客觀批評，表明它們堅持原則地決心捍卫馬克思列寧主義。

南共綱領追求的目的不仅对南斯拉夫問題，而且对国际問題作出理論分析。但是，在对情况作进一步的研討时可以看出，这种总结南斯拉夫和国际工人运动經驗的企图不是从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出发的，而是从修正主义的立場出发的。

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一再声明，南共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但是，閱讀南共綱領和代表大会的发言后使人感到远非如此。綱領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修改經過生活考驗并且为革命实践所証实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本原理。南共綱領的起草人在对当前国际局势、过渡时期的共同規律、国家的本質、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導作用等等这样一些最重要問題的估計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場。

南共綱領明显地反映出修正主义的本質。它的目的不是加强而是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

* * *

南共綱領草案对当前国际局势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歪曲的解释。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著名宣言強調指出，現时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世界形成两个对立的陣營，是社会主义用革命方式代替資本主义这

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的必然結果。

但是南共綱領草案不顧現實，无视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对立陣營的事实，硬說只存在“兩個軍事政治集團”，而“置身集團之外”是南斯拉夫的优点，是南斯拉夫对和平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的特殊功劳。对当前国际局势这种不正确的解释显然是为了給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陣營和資本主义陣營之間兩面占便宜的政策寻找某种根据和辯解。

南共綱領草案否認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質的区别，硬說苏联采取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实力地位”政策和“霸权主义”。綱領草案說，“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和其他类似的政治形式早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同盟国首脑會議上就已經出現，而在战后繼續存在着”。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在大国之中，只有苏联一貫反对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并且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希特勒的解放斗争，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同样地，由于苏联努力和积极支持蒙古人民的正义要求，西方国家在1945年雅尔塔會議上不得不承認我們人民民主国家的地位。

南共綱領草案粉飾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以夺取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多么奇怪，南共领导人竟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极力歌頌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被南斯拉夫领导人誉为“无

私的”、“真誠的”援助，这种援助无非是美国垄断資本家通过惨无人道的剥削美国劳动人民和不断掠夺被奴役国家人民而榨取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但不难推想得到，美国統治集團給南斯拉夫一些好处，是为了达到处心积虑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1956 年在給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密信中透露了美国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援助”的真象和实质，在这以前，洛克菲勒曾担任美国总统“冷战”策略和外交政策問題特別顧問。他在这封信中强调指出，美国“只应当在使政府保持政权和箝制任何敌对的反对派分子所必需的范围内才給予这种帮助”。洛克菲勒指出，美国同接受“援助”的国家发展經濟关系，应当使美国有可能掌握这些国家的經濟命脉，随后引証了奴役伊朗的經驗。洛克菲勒公然无耻地說：“通过經濟援助，我們得以插手伊朗石油，現在我們在这个国家的經濟中已經根底巩固了。巩固我們在伊朗的經濟陣地使我們有可能控制它的整个外交政策，特別是說服伊朗加入巴格达條約。”洛克菲勒最后主张到处大肆宣揚美国对其他国家臭名远揚的“援助”，把它形容为“美国真誠和无私地希望帮助这些国家的表現”。

就上述情况来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的真正危险来自何方，是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呢，还是来自美国垄断資本家所領導的国际帝国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有历史意義的宣言中，極其重視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規律和具体形式的問題。宣言中說，无产阶级政党忽視民族特点不可避免地会使它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从而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另一方面，夸大民族特点的作用，借口考慮本国特点而离开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为了防止这点，會議参加者声明，他們認為必須同时对这两种傾向作斗争，在实践中实现巧妙地把共同規律同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传统相結合的原則。

馬克思列寧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創造性地应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每个国家都可以有由其民族和历史的发展特点决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形式和速度。但是，在揭发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特点时，不应忽視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共同規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統一原則。

尽管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各不相同，但它们在主要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各个国家发展中的特点只有在我們从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共同規律来加以研究时，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

列寧指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基本規律和特点不是具有地方性的、民族特殊的意義，而是具有国际意義。尽管十月革命具有同俄国历史条件有关的特殊性，但它开辟了一切国家人民現在和将来走向社会主义所必

經的康庄大道。

这已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家，无论是技术上经济上較先进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是过去較落后的、甚至沒有經過資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例如蒙古）的經驗所証实。

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的原則，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政策的思想基础。无怪乎現在正是这些原則成了帝国主义政客和思想家猛烈攻击的对象。脱离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走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場，这就是遺忘和忽視共同規律的結果。

从南共綱領草案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他們自己所臆造出来的所謂“思想垄断”，其实就是否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規律，而把这些規律贬为“机械壓力”、“自上而下的强迫”，同时却夸大各国发展的民族特点。南共领导人把这种特点說成是絕對的东西，用这些特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原則和規律——苏联遵循过这些原則和規律，其他走上社会主义建設道路的國家現在也在遵循这些原則和規律，虽然方式和条件是不相同的。由此，他們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政治的团结。

應該着重指出，不管那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民族特点如何伟大，它們都不可能贬低馬克思列寧主义學說的共同原則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意义，贬低各国无产阶级在爭取擺脫資本主义奴役制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

斗争中的紧密联盟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是用极高的代价取得的，并且由苏联共产党綜合在列宁主义之中，尽管苏联的发展有种种特点，但这种經驗基本上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的財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忽视这种經驗就可以导致并且实际上在客觀上导致（不管个别政治活动家的主觀願望如何）违反国际主义原則，离开这些原則。

列宁教导說，正确理解一个国家的无产者的民族利益不可能违背他們的国际主义利益和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在自己国家內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发展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匈牙利1956年10月—11月反革命叛乱时期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了見諸行动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面目。铁托和卡德尔等人在对匈牙利事件的阶级实质的阐述，对苏軍援助匈牙利人民的估价等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根本不正确的立場，很自然地遭到了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坚决反击。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通过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爭取自己队伍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上的团结一致的共同斗争中的任务”的決議，其中特別指出了：“南共领导人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和意义的学說的极端錯誤的解释——現今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就是这种錯誤解釋的后果——証明他們已經脱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道路而走上了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南共領

导人和它的报刊企图宣扬和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所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們把这种道路說成是最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們却忽視了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首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經驗。

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首先对南斯拉夫本身是危险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南共領導人，把自己的国际主义仅限于承認各民族的平等。但这种所謂国际主义同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一丘之貉，因为它沒有提高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照列寧的話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第一、一个国家內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于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实现战胜資产阶级的这个民族，要能够并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資本而担负最巨大的民族牺牲。”（“列寧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93頁）

口头上承認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以資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代替国际主义，这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

在南共綱領草案中成系統的修正主义的理論和政策，实质上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馳的。归根結底，这种理論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去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維护資本主义，并在那些資本主义已被消灭了的国家里实行資本主义复辟。

南斯拉夫某些领导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

言說明，他們是在含糊其詞地重複資產階級宣傳的論據，这种宣传用巧妙的誹謗和蒙騙办法散布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政策的怀疑，同时极力把帝国主义描绘成是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

用不着證明，对于削弱社会主义力量和分裂社会主义国家感到兴趣的只是帝国主义集团。而南共领导人实际上在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隔絕地孤立存在是合宜的，这种路綫是多么荒唐。遵循这种主張，就是意味着不是巩固而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系、友好和互助，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时代，任何关于能够不加入这个大家庭而单独地建設社会主义的論斷，都在客觀上給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損失。这种傾向会分散和削弱社会主义力量。

莫斯科宣言指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特点。这种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则上。但是这些原則并沒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全部實質。它們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兄弟互助，这种互助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这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質所产生的。最近十年来（1947至1957），苏联对蒙古人民社会主义建設的直接援助达十多亿卢布。現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苏联帮助建設的企业有三百个，到1962年将达到四百七十八个。大家知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帮助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經濟。中华人民共和国給了蒙古人民共

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其他國家很大的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和歐洲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也給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建設以兄弟幫助。

从這些不可辯駁的事實看來，南共綱領草案中硬說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有不平等的關係、有“消極的傾向”，甚至有一國剝削另一國的現象，這種誹謗性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歐洲和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的全部歷史，都證明這種捏造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

蒙古每一個誠實的勞動者都很清楚，蘇聯在蒙古人民取得和保卫民族獨立的事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並且在新生活的建設中給了蒙古人民以真正兄弟般的援助，它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一貫不渝地遵循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一貫本着幫助蒙古從落後過渡到進步的真誠願望，並不為自己攫取什麼利益和特權，而且相反，為我國的幸福和繁榮而甘受犧牲。

南共綱領草案指出，“在國際工人運動內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必須堅決反對任何霸權傾向”。可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實際上是在號召人們修正、重新考慮蘇聯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作用問題、蘇聯共產黨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先鋒作用問題。在南共綱領草案的其他任何一條中都沒有象在這一條中如此明確地表現出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以及南共領導人滾到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

去。

这一切不能不認為是对于作为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支柱的苏联进行粗暴的攻击，不能不認為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統一和團結。在現代条件下，只有那些承認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堡垒和中心的人，只有那些决心保卫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侵犯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很明显，苏联人民的成就，无论是对于反对新战争威胁的斗争，还是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和巩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現在必須善于看到爭取解决民族任务的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及其巩固和順利发展有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家知道，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願望，不是由于什么人为的措施，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历史本身就把苏联和苏共提升到这种主导力量的地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是由于俄国工人阶级树立英勇功績的結果，是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的結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和最强大的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它拥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最丰富的革命經驗并且能給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以无私援助，所以它應該受到普遍爱戴和深深敬仰。

人类永远不会忘記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

为履行自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自觉地承受的无数牺牲和苦难。

由于历史条件，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从而对这一政策的结果负有极重大的历史责任。然而，苏维埃国家的这个特殊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致损害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而且相反，会有助于保护这种独立，以防帝国主义的侵害。它丝毫也没有不符合，而是相反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南共纲领草案起草人严重地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重弹了老牌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性”、关于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等等已被生活所否定了的陈词滥调。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同帝国主义的忠实奴僕——右翼社会党人的论调相呼应的，这些人恶意诽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不可缺的主要武器。

至于说到南斯拉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主张，那末，就是南斯拉夫自己的做法——它所大肆吹嘘的所谓社会自治制度也没有证实这个主张。

南共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论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非常有害的。

可见，冒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的南共纲领，

實質上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去適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明確反映在這個綱領草案中的現代修正主義，無非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形式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反對革命思想的鬥爭的繼續。

目前在兩個體系以及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這兩種意識形態間劇烈鬥爭的形勢，迫切要求大力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隊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的統一和團結。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團結首先要以明確的思想立場為前提。

對自己的錯誤和對同志式的原則性批評的態度，過去和現在都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否嚴肅以及它是否履行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義務的標準。

南共是否能夠考慮到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同志式批評而有勇氣和決心承認並糾正自己的錯誤，這完完全全取決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自己。

(譯自 1958 年 6 月 20 日蘇共“真理報”)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联盟代表大会

(1958年5月26日突尼斯共产党“先锋报”的文章)

今天，各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地注视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因为在现代国际舞台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起着有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最近以来，舆论注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注意代表大会所引起的理论性和政治性问题。我们的穆罕默德·恩纳法同志代表突尼斯共产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个代表大会。

“先锋报”在获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和决议以后，认为有责任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引起的問題加以探讨。因为其中许多問題，不仅关系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而且关系到所有共产党人，进一步說，也关系到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統治和战争政策而斗争的一切人，特别关系到进行着斗争的亚非两洲人民。

一 南斯拉夫代表大会和国际形势

对现代国际形势的分析，无疑是这次代表大会所引起的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最直接地关系到我們的斗争

以及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而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之一。

在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行事的所有共产党人看来，同样，在具有远见的所有政界人士看来，显而易见，现代世界形势的特点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力量同剥削和压迫的势力之间不断发展和加剧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联诞生以后加剧了。苏联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人和农民以及支持工农事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主权的国家。从那时起，各国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斗争造成了新的客观现实，其特点是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存在着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最近以来的事态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殖民主义体系分崩离析、各国民的解放运动飞跃发展。因此，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争得了独立。这许多国家举行了万隆会议，它们之中大多数执行中立政策、反对站在帝国主义方面的政党，因而同自由、独立和和平力量一道起着重要作用。

世界范围的相对立的势力之间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主义、各国民独立和和平力量为一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和战争势力为另一方。今天的世界形势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出的。

然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大会却对世界形势作了另一

種估計，一種不顧事態發展的本質而只看表面現象的估計。例如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根本矛盾撇開不談。他們對國際形勢嚴重化的解釋，不是從這種根本矛盾出發，而是憑各由一個大國領導的兩個對立的政治軍事集團的存在來解釋。他們對美國和蘇聯所起的不同作用不加以區分。照他們的分析，好象蘇聯同各資本主義大國一樣，也執行著實力政策，而且也出于實行霸權主義和統治的某種意圖。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竟然說，蘇聯的政策促成大西洋公約的誕生，好象這個公約以及許多其他條約，例如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根本上不是由於帝國主義者決意要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導致世界大戰也在所不惜——，不是由於他們決意阻擋亞非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飛躍發展。而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正是亞非各國人民的最伟大最忠實的朋友。

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事實證明，蘇聯根據無產階級團結原則提供的無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人民民主國家在各方面迅速發展的有力因素。在帝國主義陣營內則完全相反，那裡真正存在着霸權主義和進行統治的意圖，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陣營中的某些國家在後退，而僅僅有利於美國。美國在合作、聯盟等等的借口下，控制著所謂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國家的經濟。

阿拉伯各國人民，他們在塞得港成為被侵略的目標的時候、在敘利亞成為陰謀活動的對象的時候，已經体会到蘇聯的友誼的價值，以及在實際上擁護蘇聯在贊助解

放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認為南斯拉夫的分析和歪曲苏联的作用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各国人民現在都知道，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的独立和安全，根本不是威胁，威胁都来自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来自美国、来自帝国主义阴谋和公約，例如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計劃。新独立的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内，都通过同苏联的关系的实践了解到，这个大国同它們打交道是平等相待的，是支持它們的事业的，根本无意統治它們或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它們，不象大垄断資本和銀行家掌握权力的西方国家那样。

突尼斯共产党人不能同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分析，因为这个分析是同原則相矛盾的、同具体的客观現實相矛盾的。这个分析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队伍中散布混乱和混淆是非的思想，并为所謂的自由世界提供宣传材料，这种宣传依靠谎言譴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在于阻挡一切进步的运动。

突尼斯共产党人仍然确信自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和通过的政治分析。而且，这一分析，也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党的決議中和 1957 年 11 月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在莫斯科举行的會議上通过的決議中得到証实。

二 向社会主义过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提出了涉及馬克

思列寧主義根本原則的許多理論問題，例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和無產階級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的作用問題等等。

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將只討論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的觀點。

在所有共產黨人看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訓以及所有的黨加以深入探討和研究的歷史經驗，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根據各國的不同具體條件、通過不同的道路。

然而，通向社會主義的一切道路，即使是和平的道路，都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它的黨的革命領導下走的革命道路。同樣，仍然存在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某些一般原則，這些原則對所有國家都適用，不管具體的道路和方式如何。在這些原則之中，可以指出這一原則：共產黨的存在，它組織工人階級先鋒隊，保證工人、農民和其他贊成社會主義的力量的聯盟，英明地領導他們採取這一種或那一種方式进行鬥爭，直到取得政權。

經驗——包括南斯拉夫自己的經驗——表明，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就不能向社會主義過渡。

然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絲毫不重視這些根本性的一般原則。例如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包括資本主義大國中的資本主義，可以自然而然地向社會主義演變。他們的論據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存在，毫不考慮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的實質和作用。同樣，他們認為，沒有領導工人

階級及其盟友、加強他們在國內的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也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根據這種觀點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除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之外，還會有其他力量準備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到底。這種觀點還可能把工人和社會主義的其他擁護者引入歧途，並認為，無需有一個共產黨來領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

三 各共產黨之間的團結

在談到各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問題時，南斯拉夫的代表大會強調指出，這些關係應該依據平等原則和互不干涉每個黨的各自的內部事務的原則。所有共產黨都同意這些原則。

然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總是只看曾經損傷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的那些錯誤，而不考慮這些錯誤已經糾正了，特別是自从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因此，他們甚至抹煞蘇聯共產黨所起的根本作用。同樣，他們把所有其他共產黨都說成是“教條主義者”，而這些黨却是作出了重大成就的，例如蘇聯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它們都有效地、根據英明的政策領導着強大的力量。此外，事態發展本身也証實了它們觀點的正確。這些黨當然不同意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觀點，並駁斥了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論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態度會損害共產主義團結關係，而這種團結，對於各國人民在今天同帝國主義進行的決定性戰鬥中取得勝利，對於爭取獨立、維護和平和不同制度如何的各國和平共處，都

是必要的。

* * *

我們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提出這些批評性意見，這是因為我們熱烈希望各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應建立在明確的、符合團結着我們一般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在提出批評作為對保卫正確原則、反對一切歪曲的貢獻的同時，我們也不忽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自从消灭剝削者和帝国主义僕从的政权以后，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可貴成就。我們衷心希望這些成就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得到加強。同樣，我們非常重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聲援民族解放運動方面，特別是聲援正在為自由獨立而鬥爭的阿爾及利亞兄弟人民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希望這種作用將越來越大。但是我們認識到，只有在社會主義陣營一切力量之間的團結得到鞏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此。我們也贊成加強和擴大我國同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們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

由於這一切原因，突尼斯共產黨認為，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並不妨礙在互相諒解的氣氛中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繼續保持友好關係，而這種氣氛並不排斥誠懇的相互批評。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匈牙利 海伊·拉斯洛

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形成是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对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正确估计，对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特别重要的。我国的广大群众对于围绕着南共纲领而展开的辩论给予很大的注意，这种辩论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部份正是与上述的这一问题有关的。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具有远见的结论已为生活所证实。它最近的发展趋向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让我提出一些说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正在大力加强的材料。

在美国，拥有1,000个或更多的工人的企业中，1919年有15.1%的工人在工作，1939年有22.3%，1947年有32.8%，1953年有36.3%。1956年，美国同业性联合企业有650,000个，其中有81个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这81个大企业的手中拥有整个联合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而这81个企业是处于摩根、洛克菲勒、梅隆等8个财团的监督下的。材料证明，在西德、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的发展。

列宁在40年前创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名称，确定了这一概念的实质，并且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

導者們強調指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的活動和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40年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職能擴大了。但是，儘管如此，資本主義仍然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一點也沒有改變。

修正主义者对国家壟斷資本主义的估計

尽管資本主义制度的實質仍然如旧，可是，它的信徒和捍卫者却給資本主义起了一些新的名字，来掩盖它的本質。他們称它为“人民資本主义”、“福利国家”、“混合經營”、“有計劃的資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每一个名詞都有它的一套“理論”。

在资产阶级关于壟斷資本主义的概念中，凱恩斯的理論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有着最大的影响。凱恩斯強調他的思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并且声明，他是壟斷資本主义的信徒，他的全部理論是为加强壟斷資本主义服务的。

在社会民主党集团中流行的各种有关“福利国家”的时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凱恩斯的理論。“福利国家”的實質是什么呢？那就是充分就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险。按照这种說法，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就沒有必要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需审查預算就够了。收入的合理分配会导向使阶级差別减小、甚至消失。

背离了馬克思主义的英國工党首要理論家之一斯特拉彻也完全接受了凱恩斯的理論。照他看来，根据凱恩斯的原理，可以改造資本主义，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只需

有“……为现代民主所发展了的那样一个国家”就够了。

一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讨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时候写道：“在凯恩斯的法则的实现方面斯特拉彻持有和我们党的纲领完全相象看法，……应该做到的是使政权在社会内部分享（分配）。”（见“未来”1958年3月号）

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信徒凯恩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却以社会主义的信徒自命的斯特拉彻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地恰好步调一致的。与他们一致的“社会党国际”的舆论这样写道：“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正处于这样一种进化的不同阶段上，这种进化足以引向对生产资料及其使用的民主监督，即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把这些观点与南斯拉夫的各种主张相比较，就不能不发现有某种类似之处。在一个以法文出版的南斯拉夫杂志（“社会主义的当前问题”，1958年第46期）上可以看到这种提法：“在那些社会民主力量活跃的国家里，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混合经营为特点的，这是这样一种经营，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规律和国家经济使其起作用的新规律平行地发生着影响。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资产阶级这个过了时的、衰落的阶级和上升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利用这两个阶级的若干弱点，努力把它们变为社会发展的独立因素。”

南共纲领草案的某些部份和南共代表大会上的一些发言表达了如下的思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是阶

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机器超于社會之上，就是說，沒有階級性。這一機器既限制私人資本，又限制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可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趨勢可以滲入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中去。因此，混合經營是可以討論的。這是修正主义思想，它是違反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

“國家是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產物和表現。”這是列寧關於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定義，它對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是適用的。

政权的分享

南斯拉夫關於工人階級在較長的進化過程中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是與社會民主黨人關於政权分享的看法很接近的。我們很容易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十分軟弱，社會民主黨人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其他信徒仍信賴政权分享和議會政治到這種程度，以至于讓墨索里尼取得了政权。

另外舉一個例子：七十五歲的愛德瓦得·伯恩斯坦於1925年在柏林大學作了學術報告。他在這一報告中說，魏瑪共和國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實現他的“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的學說。他說，不能把魏瑪共和國叫做資本主義共和國，強有力的工人組織限制着資本企業主的專政。可是，在伯恩斯坦報告以後八年，德國的工人運動却被希特勒鎮壓下去了。

我們不必去回顧三十年以前的事。在法國，有着強

有力的工会組織、强大的共产党、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間有着深厚的根基，可是法西斯主义到底还是“兵临城下”了，民主力量在阻塞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怎么办呢？宁可抱着打内战的主意，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給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人民以自由。我們看到的“政权分享”就是这末回事。

在所有权分配方面，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行了。例如我們把現在美元的購買力估計為約等于戰前的一半，那末，即使这样，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如杜邦、梅隆、洛克菲勒等家族的財产比戰前至少增加到三四倍。在帝国主义的政府中都是最大的垄断資本和最富的家族的代表。美国大資本的杂志之一——“幸福”杂志在1954年提出了一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商人政府？它指出，1952年在杜魯門治下，国家机构的领导职位上有32个商人。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机构的领导位置上有86个商人。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律师，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勞斯是洛克菲勒家族的財务顧問，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在不做官的时候是以肥皂大王著名的。誰能相信，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来自最大的垄断資本家利益集团——会是超阶级的，并且会采取損害垄断資本利益的限制性措施？

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不是象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或是象南共綱領的某些修正主义观点所代表的那样，而是有着那末一种发展趋向，即

是資本主义制度內部矛盾越增长，国家垄断資本的活動就越加多；同时，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通过和平或非和平的途径取得政权和結束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制度的时刻越迫近，垄断資本主义国家社会越加疯狂、越加反动地來維护資本主义制度的利益。

然而，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組織机构是否能利用于社会主义，这是另外一个問題。在这个意义上，列寧認為国家资本主义在取得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都有进步性。他強調說，由于这些經濟形式已為建設社会主义提供了准备条件，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因素，那就是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

国家资本主义在經濟上落后的各国中起着进步作用。这里，国家资本主义加速着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什么叫“超帝国主义”和“領土完整”？

最大的垄断企业、最强大的国家卡特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建立了国际联系，成立了国际性的卡特尔，以便通过代表它們的經濟分支机构彼此来瓜分世界。随着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出現了新的情况。上述的国际協議在目前的时期是通过由垄断資本所支配的国家机关的途径，通过国家机关的联系而达成的。現在已在实行国与国間締結协定，这些协定提出了比过去国际卡特尔之間的協議广泛得多的經濟、政治任务。（但是这一种旧的联系形式也并未消失。）

就在这些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建立了调节国际贸易、维护国际货币基金和货币的稳定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旨在加强西欧国家间经济联系并以此来为北大西洋公约服务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共同市场的薄弱组织和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欧洲自由贸易地区。这种发展又从新唤起了“超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考茨基是这种思想之父，这种思想的本質是認為壟斷組織向世界壟斷組織的发展好象会緩和国际矛盾似的。

今天的情况怎样呢？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較为有利的經濟状况減緩了矛盾的增长。美国的經濟压力在短期间暂时阻碍了矛盾的充分显现。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最反动的分子联合起来了。但是，尽管如此，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分裂显然在加强着。

現在对于世界的再分割的企图自然是与40年前表現得不一样了。当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經形成，当一系列的殖民地国家轉而反对帝国主义，并且这种进程还在发展着的时候，现代帝国主义为了再分割世界而进行战争的尝试对他们來說是冒着很大的危险。但是这种企图并未消失。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它们指望着顛复它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国家想在最高級會議上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局势提到日程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想在这些国家中恢复資本主义制度。而这假如不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又会是什么呢？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要攻打埃及？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組織叛乱？这是为了要把这些国家重新拖入帝国主义体系中去。重新分割世界已有比較和平的方式。其中也包括殖民化的新手段——帝国主义的“經濟援助”，美国就試圖利用它来奴役某些国家，把它仍从它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那里拉过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團結之中永远是隱藏着其中最强的参加国的一种企图，就是使所謂領土完整能有利于扩大它的勢力范围。但是这种團結也有着別的目的。著名的資产阶级经济学家丁堡尔根写了下面的一段話：“西歐的領土完整应作为这样的企图来了解，即是要实現在力量日益增长的俄国和实力較为減弱的西德之間的均勢。”說得很明白，西德的領土完整也列入了帝国主义实力政策的思想領域了。

南共綱領的起草人把西德的共同市場和經濟互助委員会国家的經濟合作都說成是“領土完整化”和“地区合併”。这也就是說，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互助和平等基础上的旨在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成的最密切的兄弟合作和为反对社会主义而努力組織起来的、进行着为帝国主义利害关系的明爭暗斗的垄断資本主义組織等同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是无需加以評論的。

擺脫危机的資本主义是沒有的

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手中集中着許多經濟手段。无疑地，通过各种措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再生产的进

程。但是，危机是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資本主义性質之間的矛盾中、从資本家无限增加生产和群众的消費日益受限制之間的矛盾中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危机，那就是使生产資料归社会所有，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还不曾有过世界經濟危机，在美国有过两次較小的危机，但是就是这两次危机也沒有充分地发展。在其它工业国家根本还不曾有过危机。要检查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很深远的。十分确实的，这首先不是“非周期性”法則，而是别的原因决定了这种发展。但是，这种情况却加强了寻求阻碍危机的手段的信心，而这也支持了修正主义者关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作用的思想。可是，1957年第四季度，美国开始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危机直到現在还表現得相当严重。現在已經不是理論上的設想，而是事實証明了，“有計劃的資本主义”是沒有的，資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是无法消除的。

美国的危机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貿易中发生影响，并由此而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經濟生活中发生影响。出現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进口限制的消息。假如我們只举若干例子，那末，法国、所有的南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罗得西亚都在紧縮入口。資本主义航运的吨位已有10%沒有利用了。国际市場上对于煤和鋼的需要大为減少，这也說明了工业生产縮減已經日益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中去。最近几星期来，英國鋼的产量下降了，現在煤的儲存正在大量增加中，失业現象尽管就季节性來說

應該是減少的，可是還是增加了。

美國在最近幾個月來所採取的措施就其現象上來看，是要消除企業破產和恐慌，為了在11月間定期的選舉來到以前——即使是暫時的也好——造成一種印象，即好象情況已經改善了。最近半年來的經驗證明，儘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採取了重大的經濟措施，可是領導再生產進程的可能性還是受到了限制。

總而言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可以說明如下：資本和生產的集中在繼續進行中，壟斷資本在增加，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加強，因此，資產階級某些階層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在各壟斷集團之間進行着爭奪對國家機構監督的鬥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加劇了。經濟危機在侵蝕著資本主義世界。由於資本主義在兩大體系的競賽中日益落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也在加深。

帝國主義方面在進行著廣泛的宣傳，旨在掩飾這些矛盾和對立，使資本主義的局勢美化起來。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則以他們的活動助長了對資本主義的美化和理想化。

（譯自1958年6月14日匈牙利“人民自由報”）

阿根廷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1958年5月29日阿根廷共产党
“我們的話報”發表)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我們党的领导机构收到了南共中央委员会特別委员会所起草的、准备提交給代表大会討論的綱領草案。

閱讀了上述綱領草案之后，了解到其中一系列的論点是违背馬克思列寧主义學說的原則的，特别是违背我們党所完全拥护的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历史性宣言，于是党的领导表示不同意这个綱領草案，并且决定不派兄弟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大会。后来又閱讀了“共产党人”杂志4月份所刊登的批評南共綱領草案的文章全文，閱讀了“人民日报”5月5日和“真理报”5月9日的文章以及其他兄弟共产党机关报的文章，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議完全同意上述文章的內容，确定了从前的决定。

在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議注意了1958年1月7日到8日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的決議。在这个決議中，中央委员会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十二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这个“应当認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并且強調指出，它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显示出了磐石般的團結一致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遵循着战无

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滿意。

上述決議說，這個宣言強調指出，每個黨都應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各國的普遍規律的範圍內，根據各國的历史特點、經濟特點、社會特點和政治特點來找出自己的道路。但是也警告說，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的道路絲毫也不意味着修正主義者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其他敵人所提出的那種“民族”社會主義或民族共產主義。後面這一句話完全适合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的內容。

至于談到我們黨，執行委員會認為，在必須消灭一切宗派主義殘余的同時，必須密切注意任何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的出現，以便及時地加以根除，如同1953年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的做法一樣。

附录：铁托在拉宾发表的演说

“人民日报”编者注：铁托6月15日在伊斯特里亚半岛拉宾地方发表了一篇污蔑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对美帝国主义再次表示感恩戴德的反动演说。它的全文刊载在6月16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上。现译载如下：

同志們：

在庆祝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拉宾开矿一百五十周年紀念的时候，请允许我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一百五十年前，当矿工、伊斯特里亚的工人开始在这里的地下工作时，他们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一天，他们的后代自己就是矿井的主人，自己管理矿井，而且按照自己的願望，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一百五十年来，拉宾的矿工曾經有过許多困难的时刻，甚至有过牺牲，流过許多汗和泪，那时矿工沒有象今天这样的条件，也沒有象今天这样的劳动工具。

同志們，这个煤矿在南斯拉夫解放以后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拉宾的矿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貢献。当然，我們不可能在战后最初几年立刻就为这儿和全国各地的矿工創造应有的条件。但你們一定会相信我們已經尽了一切努力尽可能地改善这儿和全国各地矿工和工人的生活。

你們已經看見，不久前我們創造了这样的物質条件使矿工可能根据最适合他們的条件領取养老金。当然，

還有某些地方應該加以改正。但我今天在這兒想說的是我們很快就可以按照礦工的權利把礦工列入高級工人之列。礦工的工作十分繁重，一生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地下度過，礦工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基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他們有權利站在高級工人的最前列。

同志們，我知道你們都了解我國今天的情況，了解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常遇到的各種困難。我只能因為我國有這樣覺悟很高的工人階級感到滿意和驕傲。我國工人階級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了解自己的作用、職責和義務，它耐心地、頑強地勞動，以便現在的一代和將來的後代都生活得更好。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天具有這樣鞏固的基礎，可以滿懷信心地前進，建設更好的生活。我們經濟情況今天已經走過了轉折點，而在此以前我們却不得不經常為明天的情況而操心。你們自己也看見，我國現在已經工業化了。當然還不完全，但已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我國的產品一年比一年多。你們前几天看到今年頭四個月我國工業生產增長了14%。如果生產年復一年地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我們就可以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民總收入。這就是說，在達到我們奮鬥的目標、達到我國工人階級戰前戰後一直為之奮鬥的目標方面，有着最好的遠景。

同志們，我本打算象我已經答應過的那樣到你們這兒來多談談國內問題。不是談某些困難的問題，而是談談那些由於我國勞動人民還不够清楚要求再作解釋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我現在決定來談談那些妨礙我們使我們

不能更快地建設美好生活的問題。有些不幸的事使得我們在战后建設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在我們紧张努力力求擺脫各種困难但不获成功的时期，一直遭遇着新的阻挠和困难，而且这恰恰来自我們很少能够想到的那一方面。

我們前不久举行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是不仅显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的团结一致，也显示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劳动人民联盟成員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大会的目的首先是总结我們的成績，对我們在第六次代表大会至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間的工作进行全面分析，并从中吸取教訓，同时也对那些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具有意义的成績进行一定的分析。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在会上既提出我国内部发展和國內工作的成績和缺点，也提出那些在我們看来可能損害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我国以外的缺点。但是，事与願违，我們却因此遭到其他建設社会主义國家的領導人无法接受的誤解。先是因为綱領，后来因为大会上的报告而攻击我們，把那些我們既沒有說过也沒有写过的东西强加于我們，許多事情都被歪曲了，而且把我們沒有說过的话就那样告訴給这些国家的人民。

目前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叫嚷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任何理論上的提法所引起的，而是有更深的根源的。这是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很久就組織好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不过是被用來作为攻击南

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借口而已。发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拒絕在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通过的十二国宣言上签字，在于我們出于每一个人早就清楚知道的原因而拒絕參加所謂社会主义陣營，而这些原因归根結蒂就是我們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陣營。

至于綱領本身，經過若干批評以后，我們接受了意見，認為應該刪去某些地方。此外，鑑于綱領是一個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我們自己也認為召开大会以前應該加以全面的闡明，因而把它提交广泛的討論。你們知道，我国人民提出了一千五百条各种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些是小意見，有些帶有本質的性質。我們也會告訴国外的同志，告訴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同志，綱領不是定稿，只是草稿，我們的委員會还在繼續工作以使其更加完善。我們也說明有些东西已經刪去或者加以补充。因此不应沒有耐心，等綱領拟就并在大会上通过以后，再說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們將予以考慮。的确，当某些善意的同志，例如波兰同志，向我們提出一些意見之后，我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但是，当有人不是向我們提出原則性的意見，而是簡單地，不加思索地責罵的时候，大会当然不能接受這些意見，不能把它写到綱領里去。

但是，我們沒有在这項宣言上签字和沒有參加社会主义陣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們反对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最好的合作。相反，这意味着我們是主张在一切方面进行这种合作的，但是我們認為，在目前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同其他同样不屬於任何集团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奉行建設性的和平政策，比参加这个陣

營從而使已經緊張的世界局勢更為加劇要有益一些。

我們認為，考慮到我們的外交政策，考慮到共處的原則和同一切國家合作的必要，也就是說考慮到我們整個的和平政策，必須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努力使世界局勢不致趨于尖銳，努力避免戰爭。我們認為必須同一切國家建立合作的關係，而不應該把我們自己局限在兩個陣營之中。這兩個陣營之間將會發生衝突，並且有朝一日可能會因為它們而爆發戰爭。

至于說到被用作對我們國家和共產主義者聯盟展開這種凶狠的、遠非同志式的運動的借口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我必須強調指出，現在東方各國的報刊和言論所用的這篇綱領和這些報告的引語大部分是歪曲的，不正確的，有時是捏造的，或者是斷章取義，從而會使人對我們的態度得出十分錯誤的印象的。

我們就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報紙上或某些領導人的演說中的一種斷言為例，他們說我讚美了美援和美帝國主義。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任何时候也沒有頌揚過帝國主義，如果誰听到，誰就向我講吧。他們同時還說，我輕視蘇聯的援助並攻擊了蘇聯，这也是一種武斷。這種斷言提供了一種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進行最粗暴的污蔑和誹謗的借口。

不過你們大概記得，在關係正常化之後，我是第一批竭力要我國人民忘掉斯大林在1948年和1948年以後的整個時期加在我們身上的那些嚴重創傷的人們之一，你們會記得，和其他的同志一起，我竭力設法使我們可以忘

掉过去的事，使我们可以走上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主要是我国和苏联之間的正常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你们知道，我从来没有攻击过苏联；但是他们却說我攻击了苏联，并且以此为借口对共产主义者聯盟进行最粗暴的謾罵和誹謗。于是，硬把某些莫須有的东西推在我們身上，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最粗暴的攻击。

这里就是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所說的話：在我們极其需要援助，即斯大林对我国施加政治、經濟和宣传压力的时候，我們从美国获得了經濟和軍事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們克服了当时的巨大困难。尽管美援仅占我国国民收入的4%，但是在我們方面，如果否認我們在最困难时期获得的这种援助的重要意义，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可理解的。东方某些人想利用这件事达到宣传目的，表示怀疑我們接受的这种援助不附任何政治或其他讓步。但是事实总是事实：我們沒有作任何这种性質的讓步，当时也沒有人向我們提出这种条件。

这就是我所談的，他們就因这一点而攻击我。而我們当时需要援助这一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在南斯拉夫沒有一个热爱本国人民并希望人民美好的人会不同意这一点。

关于南苏关系及合作問題，我在報告中是这样說的：以貝爾格萊德宣言为基础的南苏关系今天的发展是順利的。相互間的貿易也有了广泛的发展。簽訂了一系列的协定，例如，在南斯拉夫建立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

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货物贷款，科学技术合作，为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贷款以及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

除此以外，还签订了文化议定书，而且在此基础上正发展广泛的合作，并缔结了解决双重国籍的议定书；还签订了有关建设铅厂和人造肥料厂的特别协定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关系正常化和良好的友谊关系的建立已取得了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这对两国都有很大好处。

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这里我是否攻击了谁呢？是的，我没有攻击。我是否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呢？没有，因为这是对的！如果我说这将对双方有利而他们却感到伤脑筋的话，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并没有忽视苏联的帮助，也没有攻击苏联，我只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实，至于我说这种合作对两国都有好处，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当然，我并没有开始考虑哪一个国家从这种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也不会说我们不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重大的好处，如果他们不曾中止执行这些协定的话。我们是会得到好处的。

关于对我的报告的其他指责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从这个报告中援引了不同的片段而加以不正确的解释。从我们纲领中和其他报告中所作的种种引证和摘录也有同样情况。我们特别感到惊异的是，兰科维奇同志提出的报告竟然激起了这样大的愤慨，因为他只不过提到了议论我们的和使我们感到不愉快的话，而且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连发表这种议论的任何人的名字都没有指出

來，雖然我們是公開地、在全世界面前被人議論的。我認為，東方國家避免全文發表我們的材料以及避免使這些國家的輿論了解這種材料的做法，不是什麼好政策，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也是少見的。至於我們，你們已經看到，我們發表他們的東西，連他們咒罵我們的東西都發表；你們還會記得，我們甚至于發表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全部決議。然而，他們却不發表我們的東西，因為他們怕他們的人民知道我們所說的話。顯然，這裡牽涉到的就是，為了更容易對我國進行誹謗，而這就是為什麼只發表那些可以在這些國家造成混亂和刺激輿論的東西的原因。在對不了解事實的人民提供不好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當然有時要激動起來，可是，我要告訴你們。幾乎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巨多數的人民不再相信這一套了，因為他們說，你們在1948年是這樣做的，後來却又承認這是一個錯誤；那末有什么可以保證你們現在不是做同樣的事情而明天又說這是一個錯誤呢？

如果這個綱領或一些報告中包含有其他共產黨的某些同志所不喜歡的一些其他理論性的提法的話，那末可以就這些提法進行同志式的討論。但是無論如何這不能成為發動這樣激烈的運動來攻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和整個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理由。讓我們以“人民日報”（它因發表反對我們的誹謗性攻擊現在已經全世界聞名）和其他中國報紙的文章和某些中國領袖的演說為例。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國家的和党的领导進行了空前未有的、惡毒的誹謗和誣蔑。更壞的是，蘇聯報紙和其他共產黨的報紙轉載了這些誹謗和誣蔑。這些

“馬克思主義者”就是用这种謾罵的語彙，據說是來保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思想的純洁性的。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解釋他們的科学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释的話，他們会在坟墓中辗转不安。看来，馬克思主义科学从欧洲传到中国領袖那里之后已經經過这样一种变形，以致它的創立者今天也会毫无法把把它認出来，而且会对某些中国領袖硬加給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則特別覺得不寒而栗。当然，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科学在那个遙远的国家被某些所謂的馬克思主义者作了这种歪曲的解釋的話——他們用他們的不近人情的方式来解释馬克思主义并且想給別人上馬克思主义課——这是不能責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

如果这些中国領袖們有內部困难的話——毫无疑问他們是有的一讓他們用某种其他办法，而不要用这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态度来解决这些困难吧。我們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缺乏資本、資金和貸款是怎样的一一个困难，但是我們是努力用正大光明的办法，而不是在損害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來解决这些問題的。他們无礼地指責我們說，我們为了取得二十亿美元把自己出卖給美国人。首先，我們得到二十亿美元的說法并不符合事实，虽然这笔錢本會對我們很有用处。其次，他們忘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以后，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資和食物的大量物質援助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和某些其他东方國家。他們忘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南斯拉夫几乎

被完全摧毁，我們有資格得到援助，至少是为了部分地医治战争创伤。

如果中國領袖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要堅持斯大林主义的态度，那是他們的事情。但是誰会得到好处，类似1948年以来的那种压力——他們自己也一度譴責过对一个社会主义小国施加的这种压力——将会产生什么結果，则是另外一个問題。他們可以相信，这种壓力也决不会成功，而会在国际劳工运动中留下甚至更深的消极痕迹。他們在寫的文章和發表的講話中都說，1948年的事件一定不能重演，但是他們講話的語調，进行的誹謗以及在他們的宣传中所使用的歪曲和撒謊的方法，和他們在1948年所使用的是一样的。

这一点也是有趣的：中國領袖們之所以猛烈攻击我們，是由于我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政策，这意味着，他們是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在这方面，他們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問題的关键是：我們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使他們感到不安。但是，战争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各种困难，即使是一个国家拥有六亿人口也罢，他們之中有些人常常喜欢強調六亿人口这一点，他們說，在一次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仍旧会留下大約三亿中国人。我們坚持認為并且說，战争和战争的破坏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各国的劳动者的創造性劳动以及通过同其它国家进行的建設性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点。战争是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我們拒絕以它作为解决各国

間由於不同的社會形式和思想而發生的爭執的手段。

從數量以及侮辱和謾罵的質量來看，保加利亞的領導人和保加利亞的報紙是同中國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步調一致的，更不用提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了。當問題是誹謗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時候，他們總是進行這種誹謗的第一批，如果不是第一個的話。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整個來說是專門來攻擊、誹謗和侮辱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的。在他們的代表大會上對南斯拉夫談得如此之多，以致它看來象是一種派系性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大會。保加利亞領導人不是承認他們國內發展方面的缺點和困難，不是交代過去的錯誤行為，不是承認他們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而是僭取了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權利。他們捏造各種各樣不真實的事項，批評南斯拉夫的據說是惡劣的情況，並且吹噓他們的情況，以便表明他們的情況較好，這樣來使保加利亞人民得到安慰。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所說的情況並不包括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南斯拉夫進行的全部攻擊。其他的共產黨也在力求不太落後，轉載反對我國的所有誹謗和攻擊，偶而也添上它們自己的一些東西，在這些東西中也是不乏辱罵和對事實的歪曲的。從所有這些講話、攻擊的語調和誹謗來看，這個運動似乎是經過長期的組織的，這些國家內的某些領導人不時發表的各種和解的言論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欺騙世界的輿論以便尽可能地孤立我們和使我們信譽扫地。

當然，我們仍然認為，國家關係無需惡化，但是，這完

全不取决于我們。这一运动也使我們国家和其領袖对我们进行攻击的国家之間的关系大大恶化。某些領袖所謂決不可讓理論討論使国家关系恶化的言論已經完全破产了。如果进行的确有原則的和同志式的討論的話，我們相信国家关系不会恶化。但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和党的領袖所正在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运动，因此，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經牽涉到了国家关系，下面的一些事實可以証明这一点：一、苏联政府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就在两年中第二次破坏了給我們的重要工程以信用貸款的国与国之間的协定；二、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一开完以后，苏联就取消了国事答訪；三、残废退伍軍人代表团的訪問取消了；四、其他已經計劃好的各种互相訪問都已經放弃或取消了。当然，这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做的事情，因此，一切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強調都是荒謬的，因为其中牽涉到什么是显而易見的。

在最近在索非亚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同志发表了演說，除了談到其他事情之外，他毫无理由地攻击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領袖，其措詞与同志式的批評毫无共同之处。他把我們說成是特洛伊木馬，西方帝国主义者要在它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在他的演說中——正象以后会看到的那样——他不但攻击了南斯拉夫的領袖，而且还攻击了我們的各族人民。我們的人民曾吃过斯大林的經濟和政治压力政策的不少苦头，因此，当赫魯曉夫同志今天仍然重复这种做法并加以辩护的时候（虽

然他曾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激烈譴責过这一政策)，我們感到很难过。

赫魯曉夫同志在索非亚說，我們是勞工运动中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他說：“决不能設想美国垄断集团会对加强社会主义和发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感到兴趣。这个国家(就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人物硬說我們脫离了馬克思列寧主义，而他們(即我們南斯拉夫人!)是站在正确的立場上的。結果就出現了相当奇怪的情况：帝国主义者想通过这个国家(即南斯拉夫)来‘发展’馬克思列寧主义”。这意味着他以諷刺的口吻指責我們在同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美国勾結。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美国人給我們援助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取得胜利，正象在1921年和1922年时一样，当时在苏联遭到严重困难和旱灾的时候，他們曾帮助过苏联，那并不是因为他們希望这会有利于加强苏維埃政府。那时他們所以給与巨大的援助是因为苏联发生了飢荒。在1949年以后美国人开始援助我們，那并不是为了讓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因为他們不喜欢社会主义，而且他們也不掩饰这一事实——而是因为，一方面，我們受到飢餓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南斯拉夫就能够比較容易地抵抗斯大林的压力，和维护它的独立。但是，如果美国的某些人士在这方面抱有其他希望，那同我們无关。斯大林的經濟封鎖和威胁政策給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专家估計，这种損失达六千亿第納尔左右。因此，美英法三国的援助使得由于封鎖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而处于严重的困境的南斯拉夫

得到很大帮助，而同时美英法三国在世界上在道义方面得到很大好处。

赫魯曉夫同志时常重复說，社会主义是不能用美国的小麦來建立的。我想，懂得怎样做的人是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而不懂得怎样做的人即使用自己的小麦也不能建立社会主义。赫魯曉夫同志在他这篇演說中說，我們靠着“帝国主义国家以陈旧的貨物的方式，給与我們的施舍生活”。首先，我們的人民并不依靠任何人的施舍生活，而是尽自己的巨大努力来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其次，我已經說过我們为什么还必須接受某种长期信貸方式的援助。第三、美国的小麦、棉花和油脂并不是陈旧的貨物，而是每一个世界市場上都非常需要的商品。然而，美国的小麦并不比我們沒有得到的苏联小麦差，而且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對我們來說，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商品，是世界上价值非常高和非常有用的东西，因为它們帮助我們比較容易地克服了那些本来应当帮助我們弥补从1948年到1953年的經濟封鎖及政治壓力給我們带来的損害的人不幸正在为我們制造的困难。最后，当最近赫魯曉夫同志本人要求同美国締結一項信貸和长期經濟合作的协定的时候，那些攻击我們的人在道义上有什么权利由于美国的援助或信贷而責難我們呢？在这里不仅是不講邏輯，而且攻击和誹謗我們、說我們为了得到美国援助和信贷而出卖自己，这种作法簡直是无耻到极点了。

赫魯曉夫同志在他在索非亚发表的講話中說了許多攻击南斯拉夫和它的領袖們的話；但是最奇怪的是，他現

在采取了中国领袖們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即为恶名昭彰的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永远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国际劳工运动史上的可耻污点的一本小册子——进行辩护的态度。当人們今天閱讀这个所謂決議的时候，他們將看到，它是以多么荒謬的捏造和誹謗为根据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更加恶毒地誣蔑我們的党和我們的国家。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目前的运动中——不是討論！——赫魯曉夫同志等又采取这种使社会主义丢臉的行动。赫魯曉夫同志喜欢开玩笑地說：“在战斗的时候，用什么棍子都行”。但是，我認為，在今天的所謂討論，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无原則的运动中，这是一个軟弱的、有害的武器。

根据事情的邏輯，在他們摘引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来攻击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我們也应当回溯既往，叙述在四年多內反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恶行和我們駁斥在1948和以后几年斯大林发起的指責的論点。但是，这样做会把我們引向何处呢？

有人責备我，因为我在我的報告中談到斯大林的政策是消极的，对于南斯拉夫和一些小国以及对于苏联本身都是有害的。但是，我認為，我所講的有关斯大林的話并不比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講過的話更多、更尖銳。此外，我所舉的事實是全世界老早就知道的。这是历史，斯大林的压力政策的历史和他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正确的政策的历史，而我們既不敢讓，也不願讓历史被篡改。因此，我仅仅是作为历史事實提出这一点而不是別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对整个國內生

活有历史性重大意義，它不能够对过去的消极表現保持缄默，它也不能遮掩这些表現，更不能不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段时期中的形势发展。

这一切都是使我們为难的，但是，我們將奋斗，保卫我們自己对付各种不公正的指責，对付各种誹謗和攻击，因为这一切叫囂都是为了扼杀我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保持适当和公正的关系的原則性論点。

同志們，你們可以相信，对于这些攻击，不仅我国的領導人員，而且我們各族人民，这一次也都保持完全的鎮定和平靜。看来我們命定要在各方面的不断打击下建設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最沉重的打击則来自那些應該是我們最忠实和最好的朋友方面。看来历史已經為我們規定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甚至要維护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免它退化；要使社会主义从目前世界上的混乱状态中，带着一种将为它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胜利道路的道义力量出現。

我們的領導人員受到指責，說他們煽动人民仇恨苏联从而毒害我們的人民。但是，这是不真实的。正相反，我們很困难地在我們各族人民中間恢复由于1948年以后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駭人听聞的行动而不能建立的信任。而現在是誰要恢复这种信任的呢？讓他們去問問我們的普通人民，这是不是真的，这样，他們就会知道我們的人民对于最近对我国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想法。我們不仅沒有煽动我国人民去反对苏联人民，而且我們将来还要努力使目前这个运动所引起的憤慨情緒不要在我們人民的心中扎得太深。我們的人民对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

家的人民并不懷恨。正相反，他們欽佩蘇聯人民，把他們當作在歷史上受過很多苦難，進行過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兄弟人民。但是，在我們人民的心中，也積下了由於對我國所採取的行動而引起的許多憤慨情緒，我相信，這種情緒就是蘇聯人民也是不了解的。

同志們，你們看甚至在今天，有些領導人，譬如說中國的領導人，就象在1948年常見的那樣，發表文章和講話，說什麼在所有這些爭論中，我們的人民跟我們是不一致的，而跟他們是一致的；說什麼他們是反對我們的，但是他們無法可想。只要想一想：我們的人民，過去有能力清算希特勒軍隊，清算了一切吉斯林分子而竟然不能清算我們——雖然據他們說，我們的人民是反對我們！他們對於我們人民的情緒和他們的政治成熟和覺悟作了多么錯誤的估計。在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中，1948年的老方法又在舞台上出現了，其唯一目的是欺騙他們自己的人民。因為，他們用那種宣傳欺騙不了我國人民，我國人民是清楚知道這些事情的，他們在這方面有多年的經驗。這就是我們不隱瞞任何事情的原因。相反，在可能的時候，我們就發表他們全部的演說和指責，以便我國人民能够了解它們。但是攻擊和指責我們的那些人是怎麼作的呢？他們不公布我們的任何材料，因為他們不敢讓他們的人民知道事實真相，那就是，不敢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態度。這種荒謬的指責對他們也是有害的，因為真理最後总是要獲得勝利的。我們不會由於這次運動而離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也知道如何克服這些新的困難，我們知道如何保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純洁的旗帜，

过去，我們也光荣地高举着这面旗帜通过一切风暴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我們并不希望进行这场斗争，因为我們自己的煩惱已經够多了。但是，既然斗争已經强加在我們身上，我們就要自卫，任何东西都不会吓倒我們，使我們不敢为我們認為正当和公正的东西的胜利而战斗。主要的是，我們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我国工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紧密的团结。

坚决为进一步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等等，这样我們就会給那些攻击和誹謗我們的人以最好的回答。

同志們：

固然，我們有經驗，有耐心和勇气，但是最近的这种情况仍然使我們感到很困难。这不是說，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們在我国建設中胜利地向前迈进。我們感到困难是出于純粹道义的原因。显然在道义方面我們比他們优越的多，因为我們知道我們是正确的，我們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們知道这无论对他们或我們都是不需要的。但是，事情既已如此，我們就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而只在一定时期給予答复，心平气和地、鎮靜地給予答复，不用同他們一样的語言，而是用真正人的語言，真理的語言——努力捍卫我們的团结，努力使我們的队伍团结一致。因为重要的是，我們在建設更美好的生活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这对我們、对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利的。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万岁！

(轉載自 1958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